

陸宣公全集釋義五

庫文閣内			
四八函	四〇九	漢	
一四架	一二四	書	
		類	

庫文閣内			
三三函	四〇九	漢	
二一四架	一二四	書	
		類	

庫文閣内			
〇六函	三八四	和	
二四架	二五一	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8451	
冊數	12	(5)	
函號	206	677	

別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九

淺草文庫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議

請減京東

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災

粟糴翔貴兌醜匪茹詩六月微狁匪茹箋匪非茹度也寇擾淹時或負

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

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

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見于漢晁錯傳故晁錯

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同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見于漢趙充國傳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為國之大事勇者奮

其力智者責一作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

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常有焉

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

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

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

雪霜皸瘵之苦漢趙充國傳手足皸瘵文穎曰皸疥裂也瘵寒創也冒豺狼剽掠

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

之不克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

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

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

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踈

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

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遂足為

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

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

史傳非傳
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
所養

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
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
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
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
壞固非成謀然則寧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
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
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
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
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
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
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

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
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
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
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且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
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
往來左傳僖三十年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
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
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尉繚子法者
一六則勝離軍尚氣勢左傳莊十年曹劌曰夫戰勇氣也
散則敗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
凡戰以氣勝闡之詞史記馮唐傳上古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有

合拳之喻

合拳義未考所出

有進退如一之命

後漢馮緄傳詔策緄曰進退之

宜權時之策將軍一考之此與本文小異姑錄以俟博雅云

有便宜從事之規

漢趙充國傳將

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史朝鮮傳使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

故能動作協變

通制備重

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

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

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讐護鄙庶蕃蓄牧闢田疇天子唯

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

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

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

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

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

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

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勤農此命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

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

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

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

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

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

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

漢昭帝紀註一月一更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

是謂踐更也

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

有司隘吝不克將順

孝經君子事上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忘國家制備之

謀行市道苟且之意

史廉頗傳以市道交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

吳本命此令

其價不時歛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
 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
 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
 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
 厚利寔繁有徒書仲虺之誥文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
 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
 支絀紆克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
 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
 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
 軍郡穀價轉貴逋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
 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

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

相監臨

胡三省曰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

漢揚敞傳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

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至有空甲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

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

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白偷安若遇

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靈武事見上文

臣故曰畜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

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公邊諸州

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

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歛食之詞

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
 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
 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
 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
 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
 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
 盡如焚灼書酒誥畫傷心傳輒復效其鄙薄庶或禪補
 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
 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
 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
 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

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
 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揚摧莊子徐無鬼惟
 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
 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
 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肩淮湖風浪之弊沂
 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
 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
 一斗米之言玄宗末年事見于唐食貨志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
 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

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易繫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
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
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
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
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二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
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
阜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廣贍軍儲至使
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用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
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
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
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

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
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
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
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
多胡三省曰流謂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
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
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
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
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
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
米既糙且陳胡三省曰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

估胡三省曰今之市令亦月具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

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胡三省曰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餽直率一斗為錢三百

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

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

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

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

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

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

造作相之初舊唐崔造傳貞元二年同平章事懲元琇罷運之失唐崔造傳

造父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自乃建言諸

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

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造厚元琇首命之

韓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

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

鐵轉運等使造懼託疾辭位罷為太子右庶子貶琇雷

州司戶參軍於是造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

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

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

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

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

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

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

克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

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

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

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頗以此事為言憂在京
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
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
并僱船車般至大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
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
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令悉停臣竊慮
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
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
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
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
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

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
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
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
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
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
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
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
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
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
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

二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
 克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并足餘尚有錢一百一
 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
 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
 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郿坊丹延夏綏銀靈
 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京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
 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
 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
 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
 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克來
 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

吳本京北涼

又加下一字北其

又六北五

便折市綾絹純令義解綾有文縉細為絹鹿為純綿四色即作船般送

赴上都胡三省曰唐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長安謂之上都

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克用本色續

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

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

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唐百官志建中四年置諸軍行營兵馬都

元與監軍中使通典隋未以御史監軍事大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開元二十年後以中官

監軍使謂之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

量入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

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

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順成記郊特牲文穀熟也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濟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

疆

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蠶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心欵塞史太史公自序文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舊唐書竇參傳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以此敗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

諸處交通不絕舊唐書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

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社稷事重卿等只合

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

面承深旨舊唐書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

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楚辭心猶豫而狐疑

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

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

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

之懷愍晏大曆十四年判度支領天下金穀權萬貨重

罪揚炎坐貶炎銜之德宗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其子

累表請晏罪事見于唐書通鑑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

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鈞軸均鈞軸秉國政也鈞與

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舊唐書

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

親奉威舊唐書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

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舊唐書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

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

留睿聽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分舊唐書素分作素亦

陛下固所明知舊唐書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

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

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
 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
 謂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
 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竝微細不比竇參宜更舊唐書
更作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竝不可容在
 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
 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
 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
 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
 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

因法有首從

胡三省曰首謂為頭者從謂隨從者

首當居重從合差

舊唐書作

從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

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

舊唐書作

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

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

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

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

書大禹謨罪疑

惟以洽好生之恩

大禹謨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夫趨勢附權時俗常

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特立不羣竇參又秉鈞衡特承

寵渥君之所在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

舊唐書作序以

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

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

叅罷黜迨舊唐書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

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叅特緣別有結構

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

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淪胥詩抑文罪無指名誰不疑

懼中外洶洶揚雄羽獵賦洶洶殊非命猷臣等商量除

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

未審可否舊唐書竇申傳由是申等得配流嶺南既

請不簿錄竇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賜參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歿是官吏貪濁收受錢物猶並徵賦

令 吳本

竇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

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叅身既遠貶亦恐

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唐律名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例諸彼

此俱罪之賊及犯一謂叛逆者唐律賊盜謀反及大逆

禁之物則沒官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寬御史法寺論罪大理

事會府覆奏按垣叅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

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

覆奏庶或有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

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

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

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彞憲之中

易象傳愆怒望欲念終於常情之外書蔡仲之命慎厥初已存

惠貸不實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

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唐百官隨軍四人其書意

緣奉進止令為其亾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

紹等以申情祝臣先奉恩旨命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

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

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

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耻仲尼修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文註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

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

追天誅唐藩鎮傳帝自用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

刺史詔薛兼訓李寶臣李正己等兵六萬倚角進若承

嗣不承命以軍法從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

臣乃貳反與承嗣扣李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帝

遣諫議大夫杜亞受其降赦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

秋復略滑州會李靈耀叛諸李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

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赴之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

遁靈耀為如江所禽承嗣上書請罪有全歸土壤此乃

詔復官爵緒承嗣第六子書傳追逃也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

微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

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

輒投所操大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換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廻訖不敢不奏謹奏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九終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議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曰延英殿名宋白

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并勝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入勝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

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

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

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

子晉卿往年攝政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

陸宣公集

卷之十

一

一

戰國策
豫讓曰士
為知己者
成

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十子發丕堅梁垂向呂穆望咸
符堅隋楊堅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
垂同慕容垂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榮兄弟並改與
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
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
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
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詩丞民夙夜匪解以事一是皆
常分曷又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
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記檀弓事
無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
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

春

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
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
付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掌樞衡參奉謀猷事
當無間不知避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
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
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
坦然著明奉二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二
書洪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
範文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有過以下見日月不疾於
于論語子張蔽虧入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

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

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書君牙作股肱心膂傳尚

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

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

宜之使言周語為民者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

啓沃既難書說命啓乃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李陵

粲少以門子晉語有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

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

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

左傳桓二
年名以制
義詩湯而
秉義類

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

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

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記王制爵人於朝與士共

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

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

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

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

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

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

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論語顏淵浸潤之謂鄭玄曰

入之言如水之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

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祭等法應坐累則當

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祭

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檢材則失序謂之刑葉作罰則無名徒

使祭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左傳隱二年明者在驗之

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貴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

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

吳本貴止責是

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

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晉卿起自文儒唐苗晉卿傳世以第致位台輔時拜左相

也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三朝玄宗肅宗當諒闇之辰

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

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

有忍入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

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祭

及兄不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

無良之徒詩民勞謹無良箋憎嫉不祭兄弟構葉作成

飛語飛語漢灌夫傳文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

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

成王覺寤

武王崩管叔及羣弟流言以誣周公成王疑之說大覺悟逆周昭帝保明

公事見書金縢

漢霍光傳光與上官桀結

主內安外立為皇后桀欲為外人求封及官爵光不許

近幸河間下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及官爵光不許

為子得與光爭權燕王旦以昭帝兄常懷怨望桑弘羊欲

王且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

上稱怨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

司光出沐日奏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

以來不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

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

王蓋主皆自殺是時帝年十四

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

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

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

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沒幸賴

而已乎以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

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

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

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

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

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

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各葉作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

仍速焚身之禍左傳襄二十四年象由是苟葉作行特

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天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

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

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揚雄方言河之北謂貪曰

末流苞苴微貺荀子大畧苞苴行與記鄭註苟或違道

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記王制十國以

為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

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缺望彌

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

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

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

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

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

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

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

世

臯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

是亦無耻而不怨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記緇衣文表傾

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度長窠

寮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

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

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

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

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

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

怩書五子之歌顏厚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

老子曰我
有三寶一
曰慈二曰
儉三曰不
敢為天下
先

風是令已困之毗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納葉作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入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左傳襄十五年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

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辜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歛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

家語觀周治治不墜終為首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
 江河竟末不孔將尋斧柯論語里仁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儉約則無憂患臣竊料郡府之
 以約失之者乎論語里仁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儉約則無憂患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間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
 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
 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
 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
 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
 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
 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
 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
 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

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

唐德宗紀帝即位年罷諸州及新羅渤海貢鷹

錫罷山南貢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者罷筥朝廷無

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通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

禹謨文傳動順上命若草應風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

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

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

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

殘瘁之餘永無蕪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

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楚辭固前修以菹醢註前世修名之人

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

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

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左傳襄二十一年臧紇語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左傳哀伯語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語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中庸文

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

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

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葉作之

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

侵漁漢書註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

里閭獲安

郡國斯又郡國既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

濟

此語未考所出

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

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

漢禮志陵夷而不振師古曰漸頹替也

然後滅公

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

僭

郊特牲文

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

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

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禮者莫切於輔臣然

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杞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通鑑德宗紀劉士寧濞亂殘忍軍中皆之兵馬

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朝以吾掌留務汝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聽命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鄉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入久為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

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

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克節度使

通典唐每道置採訪防禦等使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乾元中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

或領二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

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

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臯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

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孫子謀攻或有所

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

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

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

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

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置大器尚虞傾覆之難備焉有

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

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

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

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

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

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

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

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債軍債

記射義文註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債

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

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

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
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
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左傳
十二年干國之紀註干犯也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
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
殿邦固節者殿邦詩來菽文傳殿鎮也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
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
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踈
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改之跡皆陛下
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
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交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

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淝北輔滎瀍殷

如長城不震不聳

詩長發文

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

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邁厲不還
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

在

神玉神功弟

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

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
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

危之地付授於必躋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
元佐驅攘巨猾大破李納也抵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

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
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

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溱

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與睚眦同史范睢傳睚眦之

也眦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

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

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唐劉元佐傳元佐將遷士

起玄佐子士寧於喪尊為留後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

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為汗染之俗追思致患

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

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

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左

隱元年無使滋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

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

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

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

寧為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

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

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鼻誰則無辭若

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

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

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

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

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旅亦未協志況又

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侯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後漢梁冀傳跋扈將軍也註猶強深也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

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細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臬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

蠲為殃詭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司府折納克數已為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克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克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

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資有常順入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克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隨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廐園告闕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二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二十

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國語晉語貪欲無藝註藝極也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輪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書堯典平秩東作傳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西成曷期堯典平秩西成傳秋西方萬物況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棄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

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二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克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張衡西京賦自君作故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

陸宣公集 卷之十
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
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敷度支
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
防使知慄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
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豪芻纔可供給當年或
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
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
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
萬束以克貯備共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
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
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

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克每市滿
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
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
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
謹守恆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
聞伏聽進止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終

